

中华散文百家

庐 隐◎著

杨 敏◎选 编

庐
隐

散文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上
海
图
书
馆
馆
藏
经
典
阅
读

中华散文百家

庐 隐◎ 著

杨 敏◎ 选 编

庐
隐

散
文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庐隐散文/杨敏选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439 - 5723 - 7

I. ①庐…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9326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封面设计: 戴东明

庐隐散文

庐隐 / 著 杨敏 / 选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150 × 23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1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9 - 5723 - 7

定价: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出版说明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具有突出的地位，这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在文体以有韵无韵区分的时代，散文与韵文相对，固然得占大半壁江山；即使是到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学体裁齐备的时代，散文亦是一方重镇。近世以来，其他文学样式尤其是小说等长足发展，但散文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彩，不但有作家钟情此种文体，专事散文随笔的创作而卓成大家，即使以其他体裁创作为主的作家，也或多或少地从事过散文写作；而且由于散文体裁较为广泛的适用性，众多不以作家名世的人也留下了丰富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作品不仅是我们的文学遗产，也是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其所蕴涵的滋养我们的营养真可谓“无穷无尽”。正是为了较为系统地整理这笔宝藏，挖掘其丰富营养，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计划以二十世纪初为起点，以人为单位，从我国历代散文作家中选取名家精品，汇成丛集。入选作者除专门的散文家之外，自然也包括其他作家，甚至不以作家名世的作者；与此相应，不仅选取狭义的纯粹散文作品，也选取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影响甚巨但不那么纯粹的大散文作品，从而不仅体现散文的文学价值，更体现散文创作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也可以说，这是这套散文丛书最为突出的特色——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文化的；不仅关乎写作技巧，更是关乎素质养成；不仅可供了解作家作品，更可以由此体察历史洪流、社会巨变的大风景……

丛书所选各家散文的编排，或按其原集编排，或重新分辑编排，一视作者原作情况而定。选文除作必要的技术处理外，其余一仍其旧，以见作品原貌。为了阅读的方便，对一些于今天的读者不太熟悉的专门术语等作了适当的注释。关于具体的编选情况，以及作者及其作品的情况，每一集后缀以编后语，给以简略的说明。

丛书计划分批相对集中出版，先期推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名家名作，随后向两个方向延伸，陆续成其规模，期于有所贡献。

愿广大读者襄助之；愿广大作者襄助之。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目 录

碧涛之滨	1
华严珑下	4
东京小品(节选)	9
一、咖啡店	9
二、庙会	11
三、邻居	14
四、沐浴	17
灵魂的伤痕	20
月下的回忆	23
醉后	27
几句实话	31
秋光中的西湖	35
玫瑰的刺	42
最后的命运	74
月夜孤舟	75
生命的光荣	78
夜的奇迹	82
星夜	84
美丽的姑娘	86
春的警钟	87
秋声	89
夏的歌颂	90

我愿秋常驻人间	91
窗外的春光	93
西窗风雨	96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99
劳心者和劳力者	104
雪耻之正当途径	108
灾还不够	114
屈伸自如	116
监守自盗	118
愧	120
代三百万灾民请命	121
吹牛的妙用	123
恋爱不是游戏	125
花瓶时代	126
男人和女人	127
今后妇女的出路	129
创作的我见	131
月色与诗人	133
读诗偶得	137
寄一星	141
寄燕北故人	142
海滨消息	147
吃语	149
寄天涯一孤鸿	153
灵海潮汐致梅姊	161
寄梅窠旧主人	170
愁情一缕付征鸿	173

寄波微	177
雷峰塔下	180
给我的小鸟儿们	182
庐隐自传	191
童年时代	191
中学时代	205
第一次的教员生活	209
大学时代	213
著作生活	222
思想的转变	227
社会经验	231
石评梅略传	237
一、评梅的故乡与家庭	237
二、评梅的生活	238
三、评梅的事业	242
四、评梅的作品	243
编者后记	245

碧涛之滨

今天的天气燥热极了，使得人异常困倦。我从电车下来的时候，上眼皮已经盖住下眼皮；若果这时有一根柱子支住我的摇撼的身体，我一定可以睡着了。

竹筠、玉亭、小西、名涛、秀澄都主张到中国饭店去吃饭；我虽是正在困倦中，不愿多说话，但听见了他们的建议，也非常赞成，便赶紧接下道：“好极！好极！”在中国饭店吃了一饱，便出来打算到我们预计的目的地——碧涛之滨去。

一带的樱花树遮住太阳，露出一道阴凉的路来。几个日本的村女站在路旁对我们怔视，似乎很奇异的样子；我们有时也对她们望望，那一双阔大的赤脚，最足使我们注意。

樱花的叶长得十分茂盛；至于樱花呢，只余些许的残香在我意象中罢了。走尽了樱花荫，便是快到海滨了，眼前露出一片碧绿平滑的草地来。我这时走的很乏，便坐在草地上休息。这时一阵阵地草香打入鼻观，使人不觉心醉。他们催促我前进，我努力的爬了起来，奔那难行滑泞的山径。在半山上，我的汗和雨般流了下来；我的心禁不住乱跳。到山滨的时候，凉风打过来，海涛澎湃，激得我的心冷了，汗也止了，神情也消沉了。我独自立在海滨，看波浪上的金银花，和远远的云山；又有几支小船，趁风破浪从东向西去，船身前后摇荡，那种不能静止的表示，好像人们命运的写生。我不禁想到我这次到日本的机遇，有些实在是我想不到；今天这些同游的人，除了玉亭、竹筠、秀澄是三年以来芸窗相共的同学外，小西和名涛全都是萍水相逢，我和他们在十日以前，都没有见过面，更

说不到同好，何况同到这人迹稀少的乡村里来听海波和松涛的鸣声……

我正在这样沉思的时候，他们忽催我走，我只得随了他们更前奔些路程。后来到了一个所在，那边满植着青翠的松柏，艳丽的太阳从枝柯中射进来，更照到那斜坡上的群草，自然分出阴阳来。

我独自坐在群草丛中，四围的芦苇差不多把我遮没了；同来的人，他们都坐在上边谈笑。我拿了一枝秃笔，要想把这四围的景色描写些下来，作为游横滨的一个纪念；无如奔腾的海啸，澎湃的松涛，还有那风动芦苇刷刷的声浪，支配了我的心灵，使我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写起来。

在芦苇丛中沉思的我，心灵仿佛受到深醇的酒香，只觉沉醉和麻木。他们在上面喊道：“草上有大蚂蚁，要咬着了！”但是我绝不注意这些，仍坐着不动。后来小西他跑在我的面前来说：“他们走了，你还不回去吗！”我只是摇头微笑。这时我手里的笔不能再往下写了；我对着他不禁又想起一件事来。前此我想不到我会到日本来，现时我又想不到会到横滨来，更想不到在这碧海之滨，他伴着我作起小说来；这不只我想不到，便是他恐怕也想不到。天下想不到的事，原来很多；但是我的遭遇，恐怕比别人更不同些。

我无意的下写，他无意的在旁边笑；竹篱更不久也跑到这里来，不住地催我走。我舍不得斜阳，我舍不得海涛，我怎能应许她就走呢？并且看见她，我更说不出来的感想，在西京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和她的容貌正是一样。现在我们相隔数百里，我看不见她天真的笑容，也听不着她爽利的声音；但她是我淘气的同志，在我脑子里所刻的印象，要比别的人深一些。世界上是一个大剧场，人类都是粉墨登场的俳優；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自己是正在作戏，事事都十分认真，他们说人大了就不该淘气，什么事都要板起面孔，这就是道德，就是作人的第一要义；若果有个人他仍旧拿出他在娘怀里时的赤子天真的样子来，人家要说不会作人。我现在已经不是娘怀里的赤子了，然而我有时竟忘了我是应该学作人，正经

的面孔竟没有机会板起，这种孩气差不多会作人的人都要背后讥笑呢。想不到他又是一样不会作人，不怕冷讥热嘲，竟把赤子的孩气拿出来了。——我从前是孤立的淘气鬼，现在不期而遇见同调了；所以我用不着人们介绍，也用不着剖肝沥胆，我们竟彼此了解，彼此明白，虽是相聚只有几天，然而我们却作了很好的朋友。……我想到这里，小酉又来催我归去，我只顾向海波点头，我何尝想到归去！

竹筠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无意回头一看，竟吓了一跳，不觉对她怔视；她也不说什么，用手拊在我的肩上，很温存的对我轻轻说道：“回去罢！”这种甜蜜的声浪，使得我的心醉了……

名涛从老远的跑来道：“快交卷罢！不交便要抢了！”其实我的笔是随我的心停或动的，而我的心意是要受四围自然的支配的；若要我停笔，止有四围的环境寂静了，那时候我便可掷我的秃笔在那阔无际涯的海波里……。现在呢，我的笔不能掷；不过我却不能不同碧海暂且告别，也不能同涛声暂时违离。我又决不忍心叫这些自然寂寞；碧涛之滨的印象，要同我生命相终始呢！

（原刊 1922 年 8 月《学艺》杂志第 4 卷第 3 号）

华严泷下^①

呵！千辛万苦走尽了层叠不绝的群山，奔腾急湍的瀑布声，推出听觉中的一切声浪而占据了。白云般的急流，从半空中涌出来，细密的水花溅到面部来，一阵阵地微寒沁入心灵里；这时的知觉只有感到沉默和神秘。同游的伴侣乃和对我说：“到了这种景地，叫人实在难以描写：四面削立千仞的高山隔绝尘世的一切；现在的思想，已经不是平日我们所有的思想了！现在的四围只有伟大的神秘可以形容他们。”我这时为一种神秘的静寞支配了，我对于乃和所说的话，只有心许，却不能回答她。

我独自沉默着。把心灵交给白云了，交给流水了；我万千的柔情，和沉迷的深恋，也都交给这一刹那的自然了。丞姐她好像是得到宇宙的生机，她永远不受神秘的支配，她从不曾说过灰心的话，她也从不问宇宙是什么，她喜欢活动，她到一个地方，她便想再换一个地方。这时她又在催我们走，她说：“看见就完了，我们再到别处玩去罢！”我被她催促了，不知不觉心里一酸，流下泪来，唉！我知道自己的渺小，我更知道尘梦的短促，我何苦离开他作个失恋的可怜人！

乃和胆怯地坐在我的身旁，她悄悄地叹道：“人事有完的时候，水流没有竭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更由不得伤心，我忏悔我已往我的种种……“唉！这时的心真失却主张了！”

丞姐在半山上招手，劝我们更前进，我只懒懒地不愿动。她

^① 华严泷：日本三大瀑布之一，位于栃木县日光市。泷，瀑布。

说：“你不是要看华严吗？为什么在那里老坐着不动呢？”我听了这话仍在踌躇，丞姐又高叫道：“唉呀！这真是奇怪极了！在高山时是水，流下来便成了烟了……”她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便随了她又奔了许多羊肠的山路，转弯处果见飞烟软雾中，云织成般的梯子，从山巅下垂，半生梦想的华严果然看见了！我理想中的瀑布，以为只是丝丝流水，却想不到从山巅上涌下来的急水，竟不是水，是一道飞烟，是无数的白云，几至流到山湾时，因激流激石的缘故，喷出细腻的水花，那水花便随空气四散，因其浓厚，又像是半山罩了白雾。

我不禁迷醉了！怔怔坐在飞泷的对面凝望，忽然从左边山坡上下来几个人——搢绅样的态度，站在我的斜对面，指点评论，我无意中对他们望了望，在他们怅惘怜乞的脸上，使我发觉了一件不幸的认识，我平日觉得人生事业的成功，是有无上的光荣，而这时我总觉得成功实在是最伤心的事，并且是最有限的事。当我未到华严之前，我心灵中充满了无限的渴望，这个渴望增我许多生趣；我有时坐在葡萄架下看云天飘渺，我便在云端里造无穷的意象，那时白云作了我温柔的褥子，蓝天作了我遮日的屏风，月亮作了我的枕头；我安静睡在那里，永远不会想到失望的苦痛；——现在呢，华严是在我的眼睛里；和从那烂湿的污泥，爬到高坡上时的艰难；所得到的代价，当时的喜悦，只一声的长叹表示出来了；现在心里所有的除了忏悔和沉闷——间或含着些羞耻和惭愧的念头外，没有更多的思想了。

丞姐依旧兴高采烈，她发起一同照相，作个游华严的纪念；我没什么意见，因坐在乃和的旁边，手里拿着我唯一的良伴——日记本——对着瀑布下面潺潺的细流，寄我无穷的深意，和怅惘的情绪，照相我始终没有在意。

我好思虑的心，这时更跑到绝路上去了！我想到广漠的世界，只有一面真理的镜子是透明的，除了这面真理的镜子外，便全都有色彩了，无论什么人要是不拿那赤裸裸透明的真理镜子来照，自己

是永远不认识自己，也更不认识别人了。

一个人被认识是最不容易的事，也是最不幸的事，我永不希望人们知道我，因为我是流动的，是矛盾的，是有限的；人们认识了我，便是苦了自己。

去年的夏天，一个黄昏里，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正是下过一阵暴雨之后，斜阳从一带深碧的树林里，反射在白色的粉墙上，放出灿烂的金光，映出疏淡的树影；阵阵微风，吹过醉人的玫瑰花香。我独自坐在茶藤架下，看被雨洗过的树叶，格外显得翠绿，衬着那如美人带酒，娇媚无力的红花，加倍使人迷醉了；那时我的朋友澄如，她从外面进来，拿着雨伞指着我说：“这种美景，——在这所房子，除了你谁来享受？”我听了这话很觉不安——我相信多和一个人接触便多一重苦恼。

我有时觉得我的生命太短促，不够我使用；有时我又觉得一天好像一年，实在太长久了，竟没有法子消遣。

吃饭，穿衣服，住房子，真是一件大事！不过若有一个人对我说，“你是为吃饭，穿衣服，住房子，而生活的”，我一定觉得那个人太轻视我了。我一定要为自己申辩，或者还要恨说这个话的人；但是我今天认识我自己了，在我过去的历史中，我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服，住房子，我真不知道还为什么？不过在全世界全人类组织体中的一个小我，原值不得什么。

现在我悄悄站在瀑布面前，看那不断的激湍，心里禁不住乱跳，我想若使我把躯壳交给他，这洁白的飞泉里就染上尘垢了！——其实用不到顾及这些，不过没有勇气的我，这一念也未尝不能造成未来万劫之因了！

我自己不自觉，对着那三千尺的华严泷，神往了多少时候；不过最后，在我麻木的心里，又起了变动，我仿佛看见，那飞泷里，所喷出来的水烟，都含着神秘的暗示；假若我这时是在水烟的中心，身上的污汗一定消涤无余，若再到了飞烟的深处，我的心——尘俗的心，——一定由极热而变到极冷，极浊而变极清，便是那不

可捉摸的灵魂，也要同水烟搅和起来，随着空气的激荡，送到未来的许多游客脸上身上，更浸入他们的心里，使他们消了污汗，息了罪恶之愤火，灭了贪狠的欲望，而投降了伟大的自然。

绵绵不断的思想，忽被冷不防的一击而打断了，回头又见丞姐含笑说：“还不让开，有人要在此地照像。”我无奈只得懒懒地走开了，回头看见秀姐还默默地蹲在山涧旁边，玩弄那石缝中的流水，丞姐叫了她两声，她才惊觉，深深地长叹一声躲开了。

那几个游人照完了像，他们不知想起什么来了，跑到我们面前打探我们的来历。我们和他们言语不通，始终不能彼此了解，后来引导我们来的那位山田先生替我们作了翻译。他们听说我们是中国的女学生，脸上的惊奇色，使我们震惊；后来他们拿出一张名片来，叫我们随意写几个字，或几句话作个游华严遇见我们的纪念；其实我真嫌他们多余，我接了片子不知写什么好，沉吟了半天，才随意把我那时的感想，作成一首短诗给他们道：——

唉！庄严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藐小的更藐小了！

纯洁的女神呵！

在你的足下尘浊的更尘浊了！

用你的泪洗清了吧！

用你的爱臂环抱了吧！

生命的认识者，向你膜拜了！

他们拿了片子，离开我们回去了。四面不透日光的深山里，罩上将近黄昏的微雾，更觉得阴深奥秘了。同来的伴侣，也来催我归去；我不能对她们宣示我心头的隐秘，只得勉强离开灵魂的恋者，受那刺心离别的苦痛了！

我一壁扶着那石缝中的石根，向上攀缘，我竟忘了我这时足所履的地方，是上不接天日，下不着平地，是半山上的险径，两只眼睛，只管注视那多情的碧水，由不得流下泪来！

8 庐隐散文

唉！险径走完了，到了山顶的平地上，更助人愔然的，是那将要下山的斜阳，照着那山阴下几株杜鹃，犹徘徊不忍归去，这情景更摧断我的愁肠，再回头，华严已经又是已往的印象了！

（原刊 1922 年 9 月 11 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 49 号）

东京小品（节选）

一、咖啡店

橙黄色的火云包笼着繁闹的东京市，烈焰飞腾似的太阳，从早晨到黄昏，一直光顾着我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经，仿佛是林丛里的飞萤，喜欢忧郁的青葱，怕那太厉害的阳光，只要太阳来统领了世界，我就变成了冬令的蛰虫，了无生气。这时只有烦躁疲弱无聊占据了我的全意识界；永不见如春波般的灵感荡漾，……呵！压迫下的呻吟，不时打破木然的沉闷。

有时勉强振作，拿一本小说在地席上睡下，打算潜心读两行，但是看不到几句，上下眼皮便不由自主地合拢了。这样昏昏沉沉挨到黄昏，太阳似乎已经使尽了威风，渐渐地偃旗息鼓回去，海风也凑趣般吹了来，我的麻木的灵魂，陡然惊觉了，“呵！好一个苦闷的时间，好像换过了一个世纪！”在自叹自伤的声音里，我从地席上爬了起来，走到楼下自来水管前，把头脸用冷水冲洗以后，一层遮住心灵的云翳遂向苍茫的暮色飞去，眼前现出鲜明的天地河山，久已凝闭的云海也慢慢掀起波浪，于是过去的印象，和未来的幻影，便一种种的在心幕上开映起来。

忽然一阵非常刺耳的东洋音乐不住地送来耳边，使听神经起了一阵痉挛。唉！这是多么奇异的音调，不像幽谷里多灵韵的风声，不像丛林里清脆婉转的鸣鸟之声，也不像碧海青崖旁的激越澎湃之